

前几天，二叔去世，我参加了一场颇具民俗特色的中国式葬礼。

二叔是凌晨三点钟在宝应堂哥家咽气的。我和父亲八点就赶到了那里。一进家门，门边两条黑色的巨幅挽联扑入眼帘，心一阵紧缩。两位堂哥，头上扎着麻绳，披着白布，跪伏在父亲面前。父亲颤巍巍地搂着他们大哭。我在旁边赶紧劝住。

二叔躺在一块门板铺就的床上，身上盖着一幅丝绸被面，被面上放着一堆红白孝布，戴着帽子，脸用毛巾盖着，头南脚北。头顶处供着瓜果点心，点着长明灯。床的西边放着元宝样的火盆，用于焚烧纸钱。火盆西边有两个拜垫。旁边有人示意我在拜垫上跪下，一位大妈在二叔的身上取一长一短两块白布扎在我头上，我磕个头站起来。白布长及腿肚。

这孝布是有讲究的。戴孝是晚辈为长辈戴的。丈夫戴短的，短的3尺4寸5，妻子戴长的，长的7尺4寸5。若是两人中只一人来奔丧，短的放外面，长的放里面，一起扎在这人头上。子侄辈是白布，孙子辈是红布，重孙辈是绿布。而且孙子辈比子侄辈长2寸，重孙辈比孙子辈长2寸，寓意一代比一代长。孝布宽头都是一尺许。堂哥请了两个年长的老妇来撕孝头巾。

下午三点，二叔的三个孙子孙女都已到家，开始入殓。有人嚎啕大哭，边哭边诉说死者的好处。堂妹哀哀欲绝。堂哥堂嫂脸色戚然。二婶捶胸顿足。我鼻子一酸，泪洒前襟。

入殓后，所有的孝头巾，男的缝成孝帽，女的缠在头上。孝子帽子的两翅中的一端用线系个棉花球。若是双亲都亡故了，则各系一个棉花球。鞋面上用白布蒙着，女儿则是用蓝布。

第一天、第二天，大家吃的都是斋饭。桌上虽有鱼肉，是不能动筷子的。只能挑

些粉、豆腐吃。

第三天开始接受亲朋好友的吊唁，收纸烛花圈花篮，还有人情钱。人情钱有专人登记入账。一人记账，一人收钱。登账时，上表必须排在最前面。上表就是死者母亲的侄子。像我二叔就是我祖母的娘家侄儿。这是最尊贵的客人。凡是吊唁的人中午、晚上都要留下吃饭。八碗八碟，好酒好烟款待着。

黄昏的时候，我们这些有孝头巾的人，按照与死者亲密程度，子媳在前，孙子在次，女儿女婿在后，接着就是侄子侄女等亲属，其中儿子、孙子必须手持哭丧棒，鱼贯去土地庙，为二叔送饭。

这哭丧棒是阴阳生在河边砍伐的一截截榆树桩子，用白纸裹着。按照规矩，出殡安葬，子孙都必须拿着，最后插入坟前。将来长成又高又大的树，寓意子孙繁盛。

至土地庙，有人将带来的四样熟菜及米饭取出，一字排在土地庙前，焚烧纸钱，子孙伏地呜呜哀嚎。约三分钟，事毕，原路返回。

第四天，出殡。早上四点半就起床。早饭是馒头加豆腐汤。吃完，亲属扶柩出门。火化完毕，骨灰捧回。一路上，有亲朋设路祭，我们不断下车行跪拜礼。到家后，骨灰放在堂屋正中的桌子上，院子里跪满了子侄。这时要举行一个杀钉的仪式。阴阳生剪取两个堂哥的一绺头发，连同一根钉子，用红纸裹住，插在骨灰盒的一个小孔里，这时上表即我父亲的大表哥，手持斧头对准钉子轻敲三下，即礼成。然后亲属奉送骨灰至墓地安葬。

中午，所有亲属聚在一起吃顿打散酒，除去孝帽，然后各奔东西。

死亡是一件十分神圣的事情，我们这里世代就用这样一套仪式将我们至爱的亲人送上生命的祭坛，愿他们一路走好。

汇时光为悠久的传奇，

聚点滴成美丽的故事，
不在于长与短，
不在于浓或淡，
只要是心的向往，
就是生命的赞歌。

假如时间可以留住，
我想将一切的一切和所有的美好，
封存历史的冬季，
冻结成静美的水晶，
让故事停滞在时间的原点，
不求春天的萌发，
不求夏天的茂盛，
不求秋天的硕果，
只留住初见，
哪怕只是最美最难忘的瞬间。

假如到了季节的最后一天，
海枯石烂、沧海桑田，
我亦会独守孤寂，
守着一杯茶，
伴着一首歌，
不去品味茶浓茶淡，
不去在意歌韵悠长，
携一颗素心，
随一轮清月，
只在梦中与你十指相扣，
永不言弃，永不相忘。

春天。东风轻抚杨柳，柳枝泛出了青黄，那随风摇曳的枝条似帘幕，悄悄拉开爱的序曲。萌发的叶子就像一层层绿茵茵的波浪，让爱意随春潮荡漾。

大树静静地立着，苏醒的躯干向天空恣意舒展，一只鸟儿盘旋着衔来片片草叶，一点一点，一天一天，一只漂亮的鸟窝初具雏形。燕子飞快地掠过，将这一喜讯传播。樱花、杏花、梨花急得“嘭”地一声，迫不及待地探出脸，向上、向上，看见匠心独具的小巢。麻雀、黄鹂叽叽喳喳地交谈着，桃花听着红云飞上了脸颊。

一对年轻恋人依偎在树下，鸟儿不知疲倦地辛劳着，不远处一片灿烂的金黄，惊艳了世人，温暖了岁月。

夏天。荷叶铺满池塘，鱼儿穿梭其间，清脆的蝉声和着阵阵蛙鼓，热烈奔放地弹奏起爱的交响乐。太阳火辣辣地俯视着万物，蓝色的牵牛花水雾般缠绕上来。

大树静静地立着，枝叶葳蕤，像华盖、像大伞、像港湾为鸟窝遮风挡雨，鸟儿快乐地进出。花儿比赛般怒放着，野草争先恐后地疯长，纺织娘轻摇着它的纺车。

一对年轻的父母带着小宝宝散步在树下，天空悠悠地飘下一片轻盈的羽毛，“看，鸟窝！”孩子惊喜地叫着，向上、向上，大树与鸟窝浑然一体，紧紧相伴。天空澄澈，云朵轻柔。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还是高邮中学的一名学生，学习之余，听收音机就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梦想。

记得是一个秋天的下午。上课前，陈同学刚进教室门口，就迫不及待地大声宣布，她家有从香港带回来的录音机，邓丽君磁带等等。香港的录音机?邓丽君磁带?听说过，没见过，究竟何许物也?话音刚落，大家的注意力立刻就集中到陈同学那里了，陈同学性格外向，说起话来也眉飞色舞，惟妙惟肖。不一会，教室里散落的同学便围成了一大圈，面对一双双好奇的眼神，陈同学更是异常显摆，也会卖个关子，就等同学提问。有男同学提出要目睹为实，陈同学言明，带不出来，家里不准。我亦半信半疑，更有同学说她吹牛，陈同学这下急了：“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二爷在香港，我爸爸去香港的，不信，放学全到我家，我拿给你们看!”“快上位置，老师来了!”一同学眼尖，这么一说，立刻散了围观。不过，大家心里还是有些期待，我更是心驰神往。

小学的时候，辅导员老师经常带领我们去工厂、街头演出，一会是歌曲“举起革命的铁拳头，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会是歌颂对越自卫还击战，一会又是宣传学习新时期总任务等等。尽管我们不懂其深刻意义，但台词背得很熟。说唱或者舞蹈时需要配乐，用的就是老师从家里带过来的录音机，有本书那么大(老师家有海外关系)，因此我对录音机有些了解。当听到老师的歌声从录音机里飘出来的时候，我们目瞪口呆，简直不可思议。而现在陈同学又说有香港的磁带，太期待了，我有点按捺不住，盼望早点放学，恨不得现在就放学。

终于放学了，陈同学说话数话，悄悄告诉我们要分开来走，我们心领神会，绝不能让老师知道。出了校门，我们立刻就团到一起了，陈同学带路，一路上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从东方红路抄近道右拐到菜园，田埂

大树与鸟窝

□ 吴娟

秋天。晚来的风掠过树叶，纷飞的落叶在空中轻盈地舞着，似只只美丽的彩蝶，似翩翩起舞的仙子，抒写着爱的进行曲。溪水缓缓地流淌，黄澄澄的梨、红通通的苹果、金灿灿的

稻穗将成熟的喜悦传达。

大树静静地立着，秋风带走片片黄叶，鸟窝慢慢显现。鸟儿回旋低飞，恋恋不舍离巢。黄昏中金桂送来一缕芬芳，揉碎一地金黄。

孩儿就将会去远方，追寻年轻梦想，脸庞已不再年轻的父母挥挥手，将丝丝想念消散，向上、向上，大树与鸟窝紧紧相连。秋虫呢喃，溪水清幽。

冬天。晶莹雪花飘飘洒洒，山川河流银妆素裹，空气中传来梅花淡淡清香，幽幽弹唱着爱的畅想曲，像雾气般弥漫开来。雪仙子，轻舞长袖，清冷的月宫也跳起了霓裳羽衣曲。

大树静静地立着，昔日华服已无踪影，鸟窝与大树紧紧相偎，寒风中不离不弃。风信子带来远方讯息，雾气在空中氤氲。

一对相濡以沫的老夫妻相携着颤巍巍地走在树下，那“笃笃”的拐棍声，清脆、悠扬，敲醒沉睡中的大树和鸟窝，敲碎夕阳。向上、向上，大树与鸟窝相拥而泣，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邮中记事

□ 孙晓玲

子甩到我脸上，生疼。原来她有纪律交代，要我们就地等候，待她进门侦察一下，我们连连点头，翘首等待。

跑了近半小时的路，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陈同学见只有奶奶在家，溜出来小手一挥，我们自然不怕，如蜂般哄了进去，书包把她家的八仙桌和老爷柜堆得很高。陈同学的奶奶脚前脚后地盯着我们，嘴里唠叨什么已记不清了，反正是不欢迎我们这帮屁孩的表情。陈同学随即自豪地拎出关在她爸妈房间里的录音机。那么大的录音机，我们都第一次见着，陈同学又进行专家式的讲解和操作，一时间要录音的有，要听歌的有，要操作录音机的有，陈同学就是不让别人接录音机，坚决不准，怕弄坏了，还说，摸摸可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抢着说话，还有的同学在装腔作势地唱歌，同学们听到从录音机里传来自己的声音，拍桌子打板凳，激动不已。我请求陈同学再放一遍磁带，大家一致同意。我们被录音机里的歌声深深吸引了，从没有听过这样的天籁般柔美的歌声，我们入迷了。

从此，邓丽君的歌声就萦绕在我的心头，我也悄悄的恋上了邓丽君……

从此，放学的路上，陈同学就多了好多同伴，我也是同行者之一，我也和同学到过她家做作业，“和尚不吃斋，肚里有数”，其实就是想作业完成后，听歌。

不久，我们的行踪被班主任发现，于是班会上我们被痛斥，香港及邓丽君也被批评得一无是处，特别要求陈同学做了保证，不准再传播香港的声音了，我们异口同声回答了老师的问话。其实同学们口是心非，心中渴望新事物的愿望是老师阻止不了的。

那个年代，上了初中的男女生是不讲话的，那天，我们直接忘了。

两边的毛豆结了很多，我们顺手拽了一把又一把，直接揣到口袋里，鼓鼓囊囊的。再拐弯到了邮兴公路，穿过养丰闸，再向西转向北，挤入一小巷。快到目的地时，陈同学突然掉头止步，两条大辫子甩到我脸上，生疼。原来她有纪律交代，要我们就地等候，待她进门侦察一下，我们连连点头，翘首等待。

跑了近半小时的路，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陈同学见只有奶奶在家，溜出来小手一挥，我们自然不怕，如蜂般哄了进去，书包把她家的八仙桌和老爷柜堆得很高。陈同学的奶奶脚前脚后地盯着我们，嘴里唠叨什么已记不清了，反正是不欢迎我们这帮屁孩的表情。陈同学随即自豪地拎出关在她爸妈房间里的录音机。那么大的录音机，我们都第一次见着，陈同学又进行专家式的讲解和操作，一时间要录音的有，要听歌的有，要操作录音机的有，陈同学就是不让别人接录音机，坚决不准，怕弄坏了，还说，摸摸可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抢着说话，还有的同学在装腔作势地唱歌，同学们听到从录音机里传来自己的声音，拍桌子打板凳，激动不已。我请求陈同学再放一遍磁带，大家一致同意。我们被录音机里的歌声深深吸引了，从没有听过这样的天籁般柔美的歌声，我们入迷了。

从此，邓丽君的歌声就萦绕在我的心头，我也悄悄的恋上了邓丽君……

从此，放学的路上，陈同学就多了好多同伴，我也是同行者之一，我也和同学到过她家做作业，“和尚不吃斋，肚里有数”，其实就是想作业完成后，听歌。

不久，我们的行踪被班主任发现，于是班会上我们被痛斥，香港及邓丽君也被批评得一无是处，特别要求陈同学做了保证，不准再传播香港的声音了，我们异口同声回答了老师的问话。其实同学们口是心非，心中渴望新事物的愿望是老师阻止不了的。

那个年代，上了初中的男女生是不讲话的，那天，我们直接忘了。

假如……

□ 顾永华

相逢在古巷幽深的路上，
四季的足声似如歌的行板，
嵌在心的情，
越房而出成墙外的花朵，
太阳与月亮争相刻录为影像，
让星光下的柳树在夜阑人静时娓娓而谈。

假如没有那一次的驻足与回眸，
在故事的十字路口，
我仍在踽踽独行，
你仍是我生命季节的过客，
红尘中一擦肩就相隔千世，
不会让你我一见如故。

假如不曾遇见你，
我就无法体会，
原来也会有如此的巧遇，
巧遇得竟然是那么的平常。
其实一切皆为因果，
心与心的同步，
让缘，化巧合成唯一的路径。

剪一段时光，
刻下心履的日记，
等时间久了，

你扎根在山崖，
把高山当作自己的家
在风雨中你是大伞
呵护着小草嫩芽
在征程中你是帐篷
让远行的人们倾吐着登攀的佳话
在洪流中你是坐标
让万物生灵在高山上生根开花

你挺立在山崖
眺望着遥远的地方
洞察着风起云涌的苍茫
你伸出硕大的臂膀
迎着穿梭如云的人海

山崖上的青松

□ 黄世贵

给登山的好汉展示风光
给游览的远客遮风挡雨
给年轻的朋友叙说历史的沧桑

文 游 台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秋天的法桐撑起蓝色的梦想，
我不过是一粒小小的沙，
不甘泥污的岸，
期盼黑夜的浪。
拥抱蔚蓝，
满载希望。

苦涩的海水冲刷处子的脸庞，
在信念与理想之间，
跟随迷离的汽笛，
涌向远方的洋。
跌倒之后，
偶有彷徨。

海 沙

□ 李江水

初升的朝阳洒落无际的光芒，
沙已不再是沙，
毋宁说水的高贵，
却化作沫起飞扬。
万物入海，
集结起航。

成石的聚沙历经岁月的沧桑，
伟大的造物主啊，

你何时放我还乡。
咸沫的日子里我终于了解，
海天一色，
都因胸襟宽广。

离别的光景总是令人不忍神伤，
八年的誓言伴着声声海浪。
在田野里匆匆行走，
哪里都有泥土的芬芳。
我狠狠地细嗅，
原来只是，
海风吹来的过往。